

有没有让你意难平的短篇小说 说？

我死的那天，全京城的人都在欢呼。

清明台的道士们开了门，看见美人伏在案前，七窍都流了血，
是死透了的模样。

国师挥一挥拂尘，向天下人宣告——

妖孽已伏诛！

是夜，婴儿啼哭声起。我睁开了眼睛，对着我亲爱的父亲，缓缓漾出一个笑来。

清明台的国师擅长堪輿之术，却推演不出他爱女的命格，是方才死去又复活了的，恶魔煞星。

我叫鸣玉，母亲是丞相府的千金，父亲是清明台的国师。

我渐渐长大，容貌已经很像当年伏诛的妖孽。

长眉浓丽，眼尾飞红，一点泪痣点在鼻梁边，殷红似血。

母亲坐立不安，不敢与我对视。

父亲斥她乱想：「阿黎是你妹妹，你们本就有五分相像。鸣玉肖似她，也是常见的，你怕什么？」

这时，我便伏在母亲膝上，天真地问：「母亲，谁是阿黎？」

母亲脸颊苍白，手指克制不住地发抖：「没有谁，谁也不是。」

我十四岁生辰这天，父亲为我推演命格，算出我有凤命。他大喜过望，以侍奉太后为名，把我送入了宫中。

临行前，他意味深长地看我：「鸣玉，你可知你是天下独一份的凤命。」

我疑惑：「可是父亲，陛下今年已经三十一岁了，而鸣玉才十四岁。」

他说：「傻孩子，在滔天的权势面前，年龄又算什么呢？」

宫中三年一选秀，而陛下已经有十二年没有选秀了。

中宫悬空，略有些权势的人家都想把自己的女儿送入后宫，我的父亲也不例外。

所以我打着侍奉太后的旗号入了宫，却被拨到了上书房侍奉。

这是我这十四年来，第一次见到白山墨。

他今年三十又一岁，容貌却似十七岁的少年郎。

啊，真好啊，他依旧停留在我死去的那一天，那样年轻。

「你叫鸣玉？」

我恭敬跪下：「是的，陛下。」

「你过来，让我看清楚些。」

我乖顺地半跪在榻前，眼前是他龙袍的繁复花纹。

他取下我束发玉簪，五指从长发里穿过，馥郁的桐花香气散开，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头顶忽然一痛，是白山墨拔下了我的一根头发。

他摊开手掌，一根白发躺在手心。

「鸣玉，你有少年白。」

我说：「陛下，不要赶走我。」

他扶我起来，眼眸中有审视意味。

「你只有十四岁？」

「是的，陛下。」

九月十四，是我的生辰，也是阿黎的忌日。

这晚白山墨喝得酩酊大醉，大太监连忙喊我去侍奉。

他说：「鸣玉姑娘，这是大好的机会。」

什么好机会呢，爬上龙床的好机会。

我握着白山墨的手，轻轻哄：「陛下酒醉了，鸣玉扶您去歇息，好不好？」

白山墨抬起眼皮，手指抚过我眉眼，声音沙哑：「阿黎，你回来了。」

我困惑道：「陛下，谁是阿黎？」

他的手指猛然缩回去，重重地闭眼，「没有谁，谁也不是。」

这晚他郁郁寡欢，没有碰我一根指头，反而传来说书的来讲故事。

说曾有一位乐姬，以琵琶名世，一曲绿腰名动京城，多少显贵子弟都是她的裙下之臣。而她不幸早逝，自她死后，京城的琵琶被一把火焚烧干净。

据说，烈火照亮了半边天空，烧了三天又三夜，最后一缕火苗猛然跃起，其形妖异，是舞女怀抱琵琶的风流姿态。

说书先生诚惶诚恐地讲完了旧时见闻，躬身退下。

大殿里又空空荡荡，又只剩下了我与白山墨。

白山墨问我有何感想。

我想这故事倒是句句真话。只是，一段真相被掐头去尾后，剩下的那些，还能算是真相吗？

当着白山墨的面当然不能这样说，我只挑重点疑惑：「琵琶是什么？」

白山墨垂眸看我：「你想学琵琶吗？朕教你，好不好？」

做琵琶最好的木头，长在清明台。

清明台是国师栖居处，轻易不得入内。

白山墨没有这许多规矩，他是帝王，天下没有他不能去的地方。

我父亲带领着清明台里的道士陈列两侧，恭敬地候在一旁。

我跟在白山墨身边，他牵着我的手往前走。

我父亲看见了，唇角翘起一个自得的笑容。

白山墨命人砍下院子里最好的那棵桐木，亲自为我做一把琵琶。

他做琵琶的时候，我就看着他，目不转睛，一眨不眨。

白山墨笑了笑：「鸣玉，你几岁了？」

这话他反复问过，却反复忘记。

而我也反复回答：「十四了，陛下。」

他想了想，感叹：「我初次见你小姨的时候，她也才十四。」

我父亲插嘴道：「陛下是不是记错了，鸣玉没有小姨。」

白山墨的脸色突然阴郁，用力地削着木头，手背青筋暴起。

琵琶做好了，起名叫绿腰。

白山墨说从前那乐姬怀抱琵琶，轻歌曼舞，名动京城的一曲，奏的便是绿腰。

他说这话时，我正在替他束发，象牙梳一遍又一遍篦过他的长发。

他的头发乌黑油亮，充满了少年人特有的气息。

真令人嫉妒。

他三十一岁了，却不会老去。

我才十四岁，就开始凋谢。

目光落在我的发梢，变白的已经不止一根了。

我悄悄拨弄发髻，将白发藏了起来。

白山墨浑然不知，在烛火底下叹息：「鸣玉，你真年轻，年轻得像一朵鲜嫩的花，随时可以掐出水来。」

我曼声引诱：「鲜花容易凋零，除非……陛下愿意浇灌鸣玉。」

他猛然抬头看我，眼眸里写满了欲望。

下一秒，我整个人悬空，白山墨的手臂揽住我的腰肢，整座大殿成了虚幻的背景，他的脸孔在我眼前放大，再放大。

铜镜里，红衣与龙袍交错，然后滑落在地。我情动地抱住他脖颈，他亲吻我嘴唇，在我锁骨上留下嫣红咬痕，却在最后一刻停了下来。

他声音沙哑：「鸣玉，你还是个孩子。」

2

我还是个孩子。

在白山墨的口中，这是保护我的理由。

而在父亲的口中，这是惩罚我的理由。

惊雷声起，雨滴自天空砸下，连绵成一道雨帘，遮住了我的视线。

我红衣湿透，跪在亭下，冷到了极点。

「小小年纪就勾引帝王，鸣玉，你可知错？」

「父亲，是您要我入宫的。」

「我只是要你随侍太后左右，为她开心解闷，你是怎么解闷到陛下的龙床上去的？！」

我忽然就笑了，恶意道：「这不是正合你意吗，父亲。」

啪——

他从凉亭里冲了下来，一掌掴在了我脸上。

疼，真疼。

我们俩都被雨水浇得透湿，却有如困兽对峙，随时可以斗个你死我活。

「女儿哪里说错了吗？您推演出我有凤命，又迫不及待地送我入宫，您盼望的，不就是我爬上龙床的这一刻吗？」我捂着脸颊，笑得轻慢，「可惜陛下觉得我年纪太小，连美人都不曾封我。您失望了，所以拿我出气，是吗？国师大人。」

他还要再打我，身后却有暗影飞扑而下。

是白山墨赐给我的暗卫，名叫一五。

一五牢牢擒住父亲的手，淡淡道：「鸣玉姑娘如今是陛下的人，国师再打下去，就不合适了。」

父亲拂袖而去。

一五要走，他们做暗卫的有规矩，得随时注意隐匿自己。

我拽住了他的衣角。

他没动弹，低头看我：「鸣玉姑娘？」

我仰起头，伸手抹掉脸上的雨水，说：「我跪久了，膝盖疼，你能抱我回去吗？」

他愣了愣：「我去找你的侍女来。」

我攥紧他的衣角，费力站起来，毫无悬念地摇摇欲坠，顺利栽进他怀抱。

「侍女抱不动我，我要你抱我。」

视线中，一五的脸悄悄红了。

我泡在浴池里，轻声喊一五。

「一五，我脸疼，你给我上药。」

我在撒谎。

我脸不疼，疼的是受火刑煎熬的五脏六腑。

从前我习惯忍受，夺人魂魄改换轮回，这是我该付出的代价。

可是，一五在我身边，这忍受也就没了必要。

梁上蹲着一个沉重的背影，一五说：「鸣玉姑娘，这于礼不合。」

我拨弄花瓣，故意哀声：「可是我的脸真的很疼，一定要你的冰肌玉骨摸一摸才会不疼。」

一五天生体寒，是以薄情寡欲，是以被分给了我做暗卫。

对恶魔来说，他是天生的药材，每一次触碰，都足够消弭火刑带来的痛苦。

落地声响起，我转头去看，一五背对着我，一步步倒走靠近我。

侧边大义凛然地伸来一只手，带着一层茧的，是惯常握剑的痕迹。

我学小猫，乖乖贴上去，冰冰凉凉的，好舒服。

心头的恶念野草般滋长，我从浴池里站了起来，握紧了一五的手腕，将其渐渐下移。

嘶，碰到了，粗糙的指茧与细嫩的蓓蕾。

一五猛然要抽回手，我却抱住不肯放。

「一五，一五，」我近似于呜咽，「你回过头来，你看看我。」

「鸣玉姑娘，这于礼不合！」

是谁说他薄情寡欲，他明明耳朵都红透。

妖孽的媚术尚未施展，敌人已经缴械投降。

「好一五，你让我亲一亲，天底下最快乐的事情，我还没有尝过是什么滋味。」

转过来——

只要你转过来——

他看见了我的眼睛，我也看见了他的眼睛。

真好看，琥珀色的，干净又纯粹的，他的眼睛。

「望君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

此恨绵延四百年，琵琶声停无归期。」

我轻轻地吟唱，他的目光便克制不住地颤抖，渐渐沉迷，也渐渐恐惧。

他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他的眼里浮现出泪光，手指却动弹不得。

一五在求饶，但鸣玉，不想停。

这一夜，浴池中的水几度凉热，我浮沉在欲海之中，难捱的痛苦都悉数消弭。

我抱着他的脖颈喘息：「一五，好一五，是你救了我。」

他神思渐渐清明，脸颊烧红，却讷讷不能言。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我闭上眼睛，「你走吧。」

他却不走，粗糙的手掌小心翼翼捧起我的脸庞，然后，更深地吻了下来。

3

京中无人善弹琵琶，除了陛下。

他说要教我弹琵琶，老师就只能他来做。

白山墨常常传我入上书房，靡靡之音萦绕于雅正的殿堂。

我抱着琵琶出入宫殿，白色裙裾盛开如六月莲花。

人人都说国师生了一个好女儿，冰清玉洁，不谙世事。

唯有白山墨知道，我看向他的每一眼，都带着妩媚，带着勾引。

只是他不动不摇，宛如入定老僧，只耐心教我琵琶、做我的老师。

我忍了又忍，专心弹琵琶，做一个好学生。

其实都不用专心，这早就是我的本能，在我的记忆之初，就已经镌刻在骨血之中，与我的生命一起奔腾。

白山墨不再批阅奏折，目光定在了我身上：「鸣玉，你很有悟性。」

我就笑，银甲划过四弦，袅袅一曲绿腰。

就在这乐声中，我温柔看他：「那，陛下有没有更喜欢我了一点呢？」

白山墨避而不答，过来纠正我的坐姿。

我不从，仰着脸瞧他：「陛下，我并不是传说中的那个乐姬，我不必处处与她相似。」

他的手僵了一僵，低声：「是啊，你不是。」

我的琵琶弹得越来越好，主要是我懒得装傻。

白山墨不大管我，他对我的态度，更像是对待女儿，而不是对待有可能成为宠妃的女人。

我觉得沮丧，因为我勾引不到他。

古往今来，许多名篇都是在诗人失意时所作。

我不是诗人，但我能与他们共情，我要做一件出格的事情，以此排遣我的失意。

我想爬御花园最高的那棵树上弹琵琶，想象中风吹起我的裙摆，那一定美丽得不得了。

然而我并不会爬树，因此我选择游说一五。

少年的脸上写满拒绝：「不行，这不安全。」

我拽着他的衣角撒娇，委屈：「可是我真的很想上去嘛。」

一五的手指握成拳，是下不了决心的模样，我踮脚，在他脸颊突袭了一口。

他小声：「那…那好吧，但你一定要小心。」

他终于把我举上他肩头，只是他握住我腰肢的手在不自觉地发抖，让我有些为难。

「你要抱紧我，不然我会摔跤。」

一五沉默不语，握在我腰上的手又用力了几分。

「好疼，你掐得太用力了。」

一五的手立刻松懈下来，后果就是我失去了着力点，向后倒了下去。

我想我要摔伤了，我这么怕疼，等会儿要多掉些眼泪，好让他心疼才行。

然而并没有。

我摔进了一五的怀抱，有点凉，是我喜欢的温度。

我抱着一五的脖颈，他怔怔地看我。

我觉得好笑，伸出一根指头点他额头：「呆子。」

天光渐明，晨曦稍露。

我坐在树梢上，自顾自地拨亮一个音。

琵琶声破空而起，如银瓶乍破，如裂帛碎玉。

果然有风轻轻吹，卷动我白色的裙裾，空中盛开了一朵白色莲花。

渐渐的，有羽翼振动的声响，与琵琶声相和。

空中飞来群鸟，羽毛鲜艳，鸟喙锋利，飞行的轨迹曼妙而诡谲。

那是不会出现在京城中的异鸟，它们听出了藏在琵琶声中属于同类的呼唤，从重山飞到了宫殿。

朝阳慢慢升起，霞光铺满了天空。

我犹自垂眸抚弦，连音成曲，是哀伤，也是眷恋。

不知何时，大树下聚满了人，有的在痴迷地看天，有的在痴迷地看我。

不知是谁先跪下，又是谁高呼：「天降异象，百鸟朝凤。」

我冷冷地牵出一个笑，心想这么多年过去了，世人还是毫无长进，无知得可笑。

远处有明黄缓慢靠近，是陛下圣驾即将到来。

我拨弦，改成相思曲调，碾碎红豆，藏进音律。

每一音，都是求而不得、辗转反侧的音。

我沙哑吟唱——

「望君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

此恨绵延四百年，琵琶声停无归期。」

白山墨站在树下，周围黑压压跪了一地的人。

他看了会儿霞光与飞鸟，许久，他冲我张开双臂：「鸣玉，你下来。」

我本该害怕，但为了显示对他的信任，我义无反顾地跳进了他的怀里。

他的怀抱很温暖，带着檀木香气，我学小猫，在他怀抱蹭了蹭，说：「陛下，你终于想起我了。」

他就这么旁若无人地抱着我，低头笑了笑：「你又栽赃，我明明时刻惦记着你。」

我缩在他的怀里，心口突然漫起了火烧火燎的痛苦。

地狱业火，焚烧在了我的五脏六腑里。

该死的火刑。

我浑身乏力，额头也沁出了冷汗。

琵琶从我手里滑落，掉在地上，发出了沉重的钝响。

余光瞥见木板摔裂了，我想白山墨大约会很生气，因为这是他亲手做的琵琶。

但他看也没看琵琶，眼睛望向我，神色忽然变得恐惧和担忧。

我刚想问你怎么了，就开始剧烈地咳嗽，血就这么流了出来，鲜红一片，在雪白的衣襟上显得尤为可怖。

我生病了，病得很严重。

御医查不到病因，只能给我开些滋补的药方。

其实我知道是为什么，我夺人魂魄，逆转轮回，勉强长到十四岁，已经耗尽了所剩不多的修为。如果没有精魄来维持我的生命状态，我就会日渐凋零，直至成为白骨。

白山墨是天子，身体状态长久地停留在了十七岁，可见他精魄极盛，是绝好的补品。因此我反复勾引，为的是采阳补阴，延缓我凋零的速度。

此刻，这个补品正趴在我的床边，龙袍都有了褶皱，一只手还紧紧将我拽着。

我动一动手指，他就惊醒了，眼睛里有了红血丝，「鸣玉，你醒了。」

我抱住他哭泣：「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他手指擦去我眼角的泪珠，说：「我不会再让你生病。」

此后我昏昏沉沉，几度陷入昏睡。

白山墨开始在我殿内批奏折，为的是能常常看见我。

一日我醒来，透过层层帷帐，看见了我父亲的身影。

刚睁开的眼睛立刻闭上，因为我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名字。

阿黎。

「我总觉得，鸣玉和阿黎越来越像，譬如容貌，譬如能引来百鸟的卓绝技法。」

父亲笑了：「陛下，妖孽临死前丧失了法力，又没了琵琶寄生，必死无疑，您不必担心。」

白山墨沉吟片刻：「阿黎死的那天，鸣玉刚好出生。你说，有没有可能是转世轮回？」

父亲带有一丝骄傲道：「陛下，那妖孽被臣诛杀的时候魂飞魄散，断无再入轮回的机会。臣给鸣玉算过命，她是天生的凤命，是大吉大福之人，绝不可能是妖孽转世。」

「罢了，你退下吧。」

脚步声响起，帷帐被掀开，我连忙闭上了眼睛。

白山墨的手指抚过我眉毛、眼睛、鼻梁、嘴唇，最后停在了我眼角的那颗泪痣。

他低声道：「如果你真的是阿黎，你怎么会舍得不告诉我。你明明是最爱我的，不是吗？」

我当然不会回答他，我现在可是沉睡的病人呢。

许久，白山墨走了，足音寂寥。

我睁开双眼，定定地瞧着帐顶，有粘稠的血从我眼角的泪痣滴下。

我面无表情地抹去泪痣里沁出的血，心里很清楚，我的时间不多了。

4

夜半，我抱起琵琶。

桐木板换了一块新的，大太监说，是陛下亲手换的。

他说着话的时候，眼角笑出了褶子，说话的腔调极尽奉承。

我知道，自我病后，白山墨衣不解带地照看，众人都以为我必定是未来的皇后。

大太监会审时度势，提前拍我马屁，是希望与我交好。

宫中其余人也一定是这样想的。

因此，我顺利地要到了白衣白裙，顺利地上了观星台。

拨亮第一声琵琶的时候，月明星稀，夜色凉如水。

有风呜咽着吹来，掠起我的发梢。

我学姜太公，琵琶钓鱼，愿者上钩。

可我已经坐了两个时辰了，还是没有人来。

暗处里传来一五的声音，闷闷的，「你别等了，陛下今天宿在贵妃处，他不会来的。」

我低头，慢条斯理地取下银甲，说：「他要是不来，我会死的。一五，我的时间不多了。」

一五忽然暴躁：「你怎么能这样？他不爱你你就要为他去死吗？天底下好男儿这么多，你，你……」

「你不明白，一五，我和他不止爱与不爱那么简单。我必须得到他，他也必须让我得到。」

「总之我觉得你不对。」一五半晌才憋出一句。

然而我无暇顾及他。

不远处有灯盏亮起，灯火移动间，我看见了陛下的龙袍。

我站起身来，趴在栏杆上往下瞧。

「小心掉下去。」一五说。

我回过神，看见他站在阴影里，一双眼眸执拗地盯着我。

「一五，你走吧。」我说。

「为什么？」少年一动也不动。

「因为今夜，我会成为陛下的女人。」我笃定地说。

他的眼睛忽然就黯淡下去，转过身，重新走入了更深的黑暗中。

白山墨推开了门，容颜还带着些疲倦。

「鸣玉，你该好好养病，而不是半夜爬上观星台弹琵琶。」

我丢下琵琶，扑到他怀里，「可是陛下，我夜里做噩梦，醒来不见你，我很害怕。」

他抚摸我的长发，清淡的桐花香气便四散开。

白山墨的眼神有一瞬间的发直，我低声唤他：「陛下？」

他眨了眨眼，低头看我：「鸣玉，你今夜弹的是什么曲子，有些似曾相识。」

我拉着他在软榻上坐下，眼睛直勾勾地瞧着他：「陛下你看，今夜的鸣玉，是不是也似曾相识呢？」

虚空中漂浮着琵琶音，每一音，都缠绵悱恻。

妖孽施展了媚术，为的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白山墨的眼神忽然变了，是沉迷，是堕落。

他的手指拂过我的眉眼，压抑着呻吟：「阿黎。」

我挑开他衣襟，与他肌肤相贴，满足地哼一声：「陛下，我在。」

这一夜，翻云覆雨，遥远的星辰不眨眼，偷窥欢好一场。

白山墨紧紧地按住我，身子滚烫。

我像一块丝绸，被他反复揉皱，又反复熨平。

真好啊，年轻的、鲜活的、生动的精魄，正从他那里，汨汨流向我。

我与他忘情地亲吻，靡靡的琵琶音响彻在虚空，成了浩渺的伴奏。

「望君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

此恨绵延四百年，琵琶声停无归期。」

我的病好全了，白山墨开始变得憔悴。

我替他梳头，象牙梳篦过他的长发，筛出了五六根白发。

我静默不语，悄悄将白发藏在黑发之中，好让他看不出来。

戴上金冠，十二道冕旒垂下，铜镜里映出一个威严的帝王。

白山墨轻笑：「鸣玉，你梳头的手艺不错，让朕看上去稳重了不少。」

他的确稳重了不少，但并不是因为我的手艺，而是因为，他的精魄被我吸食，剩余的已经无法保持他十七岁的容貌。

我们每夜欢好，他快乐，却也逐渐变得苍老，越来越像三十一岁的正常男人。

与此同时，我的修为恢复了大半。

一五问：「修为是什么意思？你不是人？」

「对啊，我是妖怪，你怕不怕？」我咯咯笑，冲他张牙舞爪。

他纵容地看我，然后问：「修为恢复大半，有多厉害呢？」

我坐在树梢上，两腿晃啊晃，慢悠悠地答：「是一只手就能拧掉我父亲头颅的那种厉害。」

他皱着眉头，像个老道学：「你别这样说。」

我摘下栀子花，要他插在我鬓发，温柔道：「我开玩笑嘛，毕竟，那可是我的父亲呢。」

少年的手指稳稳落在我发顶，带着好闻的味道。

这是真正的，属于年轻人的气味。

我想也没想，转身抱住了他。

他下意识要推开我，我哀声：「掉下去，我会摔死的。」

于是推我的手陡然又抱住了我。

我枕在他肩窝，贪婪地闻着他的味道，喃喃：「一五，好一五，你一点也不怕我，你可真奇怪。」

一五笨拙地拍拍我后背，「你说你是琵琶精，但精怪也分好坏。我想，你应该是好的精怪，既然是这样，我就没必要怕你。」

话音才落，少年湿润的唇瓣颤抖地贴上我的额头。

是克制，是虔诚，是小心翼翼。

我在心里悄悄叹气，闭上眼睛，仰起了头。

亲吻我吧，就现在。

下一秒，他不由分说地吻了上来，我喘不过气，抱住他的脖颈
嚶哼：「你呀。」

尾音飘在空中，到底是没有了下文。

5

一五问我，为什么要入宫。

「当然是为了成全我父亲的心愿。」

「你撒谎。」

「喂，不要拆穿我嘛，我虽然是个妖孽，偶尔也会脸皮薄。」
我说，「其实呢，我有个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的那种恩人。他这一世会遭遇灭顶的灾难，我得报恩。」

少年闷声问：「是陛下吗？」

我笑了笑：「不是，虽然我一度以为是他。」

「那是谁？」一五不依不饶。

我捏他的脸：「我不知道，我还没找到。」

有风轻轻吹，吹来了一缕气息，很淡，却熟悉得快让我发疯。

我怔怔地抬头去看，低声续上：「……我想，我就快找到了。」

因为，那是我前世恩人的气息——

他裁我形体，予我灵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心头血泼洒在了我的身上。

他的气息，我永远也不会认错。

我跳下了树，用力过猛，扭到了脚踝。

一五要来扶我，我推开了他的手，一瘸一拐地往前走。

他挡在我跟前，一字一句道：「你受伤了。」

「小伤，没事。」

他握住我的手腕，固执道：「先去找太医看。」

「不用了，我要去找他，再晚就来不及了。」

我没骗他，那熟悉的气息越来越淡，想是那个人要走了，我得赶快才行。

一五失望地说：「你又要找谁？他就那么重要？」

「很重要，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他松开了手，我绕过他，顺着气息的源头往前跑，却还是没忍住回头看他。

他站在原地，垂着脑袋，好像受伤的大狗。

我忽然心软，又一瘸一拐地走回去，揉他的脸颊：「好一五，你别难受。我的身体我知道，这点小伤不会怎样的。」

一五小声说：「你不痛，不代表别人不会替你痛。」

我刚要说话，他就懊恼地锤了自己一记，说：「你别管我了，你去吧，我，我一点也不难受了。」

我伸手要去拉他衣角，却落了空，少年转身就走，消失在了树影之中。

我沉默地看了会儿摇晃的枝桠，继续往前走去。

那似有若无的气息源头，是一处宫殿。

我离宫殿越近，气息就越明显。

我看清了匾额，山澜宫。

手指就不自觉地攥紧，掌心掐出一道道红痕。

我知道宫殿的主人是谁，那是白山墨的十三弟，今年十四岁的白山澜。因为年龄小，又是太后的老来子，他得到白山墨的恩准，不必出宫建府，仍然居住在皇宫中。

脑海中回溯起从前，独属于我的那一页命册里寥寥数语，写着：十四相逢。

我一直以为十四相逢指的是，在我此生的十四岁，我会遇见恩人。现在想来，十四相逢是对的，只不过这里的「十四」，指

的是白山澜的十四岁，而不是我的。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宫门。

6

庭院里散落着许多花盆，红的绿的紫的，富丽堂皇一派，清丽雅致一派，足见主人是个闲散客，在皇宫里硬生生格出一块自得的小天地。

这一幕景象与百年前的诸多景象重叠，太过熟稔，几乎令我立刻掉下了眼泪。

你能明白吗？

这十几年来，我在茫茫人海中努力找他，但直到临死前，我也没能真正找到他。

此刻，熟悉的气息离我咫尺之遥，我却不敢再进一步。

近乡情怯。

我闭了闭眼，门却突然打开，从里面出来一个蓝衣小少年。

少年容貌俊秀，温文尔雅，像玉雕的菩萨。

他朝我微微一笑，唇角一个小小的梨涡，与我前世的恩人有三分相似。

我几乎是立刻就掉下了眼泪。

他友善地望着我，不问我为何失态，只安静递来一方锦帕。

我狼狈地擦眼泪，行了个礼：「见过殿下。」

他笑了笑：「能在宫中自由行走，而我又未曾见过。我猜，你就是鸣玉姑娘。」

我怔怔地望着他的笑容，脑海中空白一片，许久才想起来答：「我是鸣玉。」

白山澜和善地冲我一点头，没有在意我直勾勾的眼神，只温和道：「久闻鸣玉姑娘琵琶弹得极好，我爱好乐理，只是生不逢时，未曾见过琵琶。不知今日是否有幸，能不能听鸣玉姑娘弹一曲琵琶？」

我温柔地望着他，心里想，当然可以，我求之不得。

宫女取来琵琶，我坐在凉亭中，周围是粼粼的湖光，眼前是我爱慕了四百年的郎君。

他不识得我，他以为与我是初遇，但他不知道，这一刻，我等了太久太久。

我轻轻拨出一个音，继而指随心动，自成一调。

这是无人知道的孤曲，它诞生在四百年前某座临海的城池。

曲调是城池的主人信手作的，他是一个被国君身份耽误了的乐师，最爱好的其实是乐理而不是治国。

这样的一个人，连史书都不太愿意记载他的生平。

史书喜欢写那些彪炳千古的明君，或者是淫乱庸聩的昏君。他普普通通，没什么政绩，也不够残暴，因此湮没在浩瀚的四百年长河中，再无后人提起。

史官不会记录下，他亲手斫树取木，揉蚕丝以为弦，做了一把举世无双的琵琶。

是的，那是君王最无用也最不起眼的爱好，并不能挽救危如累卵的国家。甚至这琵琶也不如盾牌刀剑，可以替君王挡去那穿心的一剑。

君王死了，心头血泼在了琵琶上。

那是他最珍视的宝贝，寄托了他被束缚在国君壳子里的真正灵魂。

他和琵琶，都无人知晓。

乐曲渐渐凄厉，我面无表情地掉下泪来，银甲忽然崩断，而曲调并没有停。

我一直弹，一直弹，直到白山澜紧紧握住我的手腕。

玉菩萨一样的小少年沉下脸来：「够了。」

他小心地张开我的手指，指尖已是鲜血淋漓。

白山澜的脸上没有了笑意，望着我，严厉道：「鸣玉姑娘，你的乐曲中有着毁天灭地的恨意，如果不加以克制，总有一天会反噬到你自己身上。」

我忽然很委屈，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也止不住。

不要怨他，鸣玉，不要怨他。

他什么也不知道，他……

可是他怎么能什么也不知道！

我拿袖子遮住脸，哽咽到说不出话。

白山澜手足无措地给我递帕子，说：「鸣玉姑娘，我方才情急之下话说重了。其实我想说的是，你是个小女孩，不用活得这样辛苦，也不用藏着这么多的仇恨。」

我一怔，哭得更厉害了。

小少年立刻闭了嘴，嘴唇抿得紧紧的，好半天才小心翼翼问我：「我方才，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我哭了好久才停住，抽抽噎噎地拿帕子擤鼻涕，说，「你能不能让我抱一下？」

他耳根都红了，犹豫再三，说：「这样不好吧，男女授受不亲……」

「亲」字还没说完，我已经站起来，抱住了他。

白山澜连忙要推开我，我哭唧唧地威胁他：「要是碰到了我的手，我会很痛的。」

他立刻就不动了，慌乱的呼吸洒在我耳廓。

我闭上眼睛，温柔地抱住他脖颈，在心里轻轻说：小郎君，我等这一刻，可是等了四百年呢。

夕阳渐渐落下，橙红的晚霞涂抹在天际。

我要回去了，临走前，我把琵琶送给了他。

那是我的本体，是以妖孽筋骨锻造的法器。我知他此生有一个化不开的死劫，倘若我在他身边，我一定会拿命替他挡一挡；倘若我不在，这把琵琶也能护住他。

不过，当然不能这样告诉他。

我不想让他害怕，更不想他视我为异类。

就把我当成寻常的十四岁女孩吧，在豆蔻年华，热烈相爱。

「这把琵琶算是护身符，你走到哪里，都要记得带上它，也许它会替你挡灾也说不定。」

白山澜抱着琵琶，若有所思道：「那么，如果琵琶坏了，你是不是也会死？」

我微笑着看他：「是啊，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不要让自己置身于险境之中。」

玉菩萨般的少年又开始脸红，郑重道：「我必将保护好它。」

我笑了，温柔地瞧着他。

小郎君，我不要你保护呀，这辈子，就让我来保护你吧。

7

白山墨十分宠爱我，宫中多了传言，说帝王好琵琶，于我只是爱屋及乌。

于是京中显贵人家的女儿都不弹古琴改学琵琶，暗戳戳地想把我弄下来。这风气自上而下，带动了平民百姓，随便走到哪个巷口，都能听到一两声琵琶音。

我乐见其成，甚至推波助澜。

因为，每多一个人演奏琵琶，我的修为便会强盛一分。

而这也正是十四年前，以我父亲为首的那帮道士非要烧尽琵琶的原因。

京中流行琵琶，父亲开始坐不住了。

他惶恐不安，蜡黄着脸来找白山墨。

他俩对话的时候，我就坐在帷幕后面，白山墨不避讳我，什么都让我听。

「陛下，臣日前去六安塔查看，发现塔内空无一物。那妖孽的尸身，竟然消失了。」

啪的一声，是瓷器碎裂的声响，然后我听见白山墨阴郁的声音：「好好的尸身，说消失就消失？清明台办事不力，国师你该当何罪？！」

他一贯不动声色，很少这样发怒。

因此我父亲立刻跪下，人前清高的国师，磕头磕得咚咚响。

「陛下赎罪！臣立刻派人追查尸身的下落，一定找回来。」他顿了顿，又换了种很微妙的腔调，「但请陛下放心，妖孽绝不可能再为祸人间。」

欲盖弥彰，云山雾绕，永远不把话说清楚。

国师的老把戏，骗得了一时，却骗不了一世。

帷幕后，我不住冷笑，转身就走。

裙摆扯到了凳子，凳子翻倒在地，发出沉闷的声响。

白山墨似有所闻，淡淡道：「你最好证明给我看。」

我父亲证明了，用一种很残酷的方式。

他邀请陛下前往清明台，白山墨带着我去了。

这日雨过天晴，灿烂的阳光普照着天地万物，一洗妖孽尸身丢失的沉闷气氛。

肃穆的祭台边，围着一圈白衣出众的道士。

我的父亲手握拂尘，站在最前面，道袍在风中猎猎作响。

他的双手在空中画出复杂的道令，气沉丹田喊一声：「起！」

随着这一声令下，祭台边的道士们都挥起了拂尘。祭台中央，有什么东西缓缓出现在虚空。

白山墨的脸色逐渐变得苍白。

我看清了，那是一把用人骨打造的琵琶。

我忽然就觉得，今天的一切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国师，这是什么？」白山墨问，他说话的时候，手指都在抖。

我的父亲十分得意，骄傲道：「陛下，这是十四年前，臣用那妖孽筋骨打造的琵琶。」

白山墨的手指已经握成了拳，用力到指甲都泛白。

父亲浑然不知，滔滔不绝道：「那日妖孽生机断绝，臣恐她会转世害人，于是将她抽筋拔骨，造了这么一把琵琶，让她再不可能为祸人间。臣将她的血放了一整夜，确保筋骨沾不上一丝血迹……」

「放肆！」白山墨猛然站起，浑身都在战栗。

父亲停住了，犹疑道：「陛下？」

白山墨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复又坐下，淡淡道：「忽然有些头晕，罢了。你把骨琵琶收好，莫要再弄丢了。」

父亲躬身道：「陛下，臣收藏这骨琵琶，将它安放在祭坛法阵中，至今已有十四年。这十四年来，骨琵琶吸收天地灵气，渐渐多了处妙用，可使人千秋万代，不老不死。」

他说着，挥起了拂尘，骨琵琶悬在空中，白骨被阳光照出晶莹剔透的光泽。

我恍然大悟：「怪不得父亲鹤发童颜，原来是沾了妖孽的光。」

他动作有片刻的凝滞，瞪着我，「这叫替天行道，物尽其用。」

我赞同道：「父亲果然光风霁月，正直高尚。」

余光看见白山墨的脸色已经相当难看了。

你为什么难受呢？

为我死后还要遭到羞辱，还是为从前随波逐流地害了我？

我垂下眼睫，将手覆在他的手背，宽慰道：「陛下如果不想看，我们就不看了。」

父亲听见了，连忙说：「陛下且慢，再过一炷香的时间，这琵琶的功力便可尽数落在您身上，让您青春永驻，岁岁如今。」

自从和我在一起后，白山墨身上多出的精魄就回到了我这里，他失去了维持容貌的支柱，因而逐渐衰老，越发像一个普通的三十岁男人。

我就笑，低声叹气：「陛下，有人嫌你老了。」

白山墨望向我，「那你呢，你也觉得我老了吗？」

我伸手抚摸他眼尾的纹路，轻声说：「岁月的痕迹是勋章，只有弱者才会为之恐惧。陛下，你现在这样就很好。」

一炷香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原本晴空万里的天气，突然聚满了浓云。

天空中忽然有惊雷声，闪电铺亮了大半天空。一道雷就这么砸下，闪电打在骨琵琶上，围着祭台的道士们纷纷后退。

祭台正中，骨琵琶应声而碎。

我清晰地看见，豆大的汗珠从父亲的额头上滑了下来。

「国师，」白山墨牵出一个冷笑，「骨琵琶究竟是法宝还是妖物，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

噼里啪啦的雨珠打下，父亲跪在雨里，仓皇道：「十天，请陛下给臣十天，臣一定查清原委，给陛下一个交代。」

大雨下了三天三夜，一直没停过。

期间，清明台传来消息，说我母亲诊出了身孕，我父亲为胎儿推演命格。不知推出了什么，他把自己锁在房门里一天一夜，出来后整个人形销骨立，十分可怖。

我认真擦拭着琵琶，半晌，才抬起头说：「一五，今晚给你放个假，你去哪儿都行，不必守在我身边。」

一五从梁上倒挂下来，与我四目相对：「我哪里也不去，我要跟在你身边。」

我伸手掐一掐他脸颊，「今晚我要做一件大事，你在我身边我会不好意思露出真面目的。」

一五沉默了许久，说：「你总是这样，总在这些时候把我推开。鸣玉，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把我当成自己人？」

少年眼神有些受伤，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一五许久没等到我的回答，咬了咬唇，说：「你那天和十三殿下，我，我都看见了。你看他的眼神都和平时不同，你喜欢他，对不对？」

我低头，躲开他执拗的目光。

他从梁上跳下来，脸颊涨得通红，呼吸有些急促：「你既然喜欢他，当初为什么又要戏弄我。你抱我，亲我，跟我说的那些

话，难道都是我会错意，用错心？」

我忽然心软，想拉他的手。

一五却避开了，手指紧紧绞着衣角，好半天，手指悄悄攀过来，勾住了我的。

他的眼睛湿漉漉的，语气里有一丝哀求：「你有没有真正喜欢过我呢，就一点点也行？」

我闭了闭眼睛，声音有点沙哑：「我喜欢十三殿下，是因为他是我恩人的转世。我和他有着四百年的羁绊，守护他已经是我的生命本能。」

一五的神色变得黯淡，他垂着脑袋，慢慢、慢慢走远了。

我平静地目送他远去，衣袖底下，指甲把掌心掐出一道又一道红痕。

走吧，离我越远越好。

他不知道今夜会发生怎么。

那些血腥与恶毒，最好不要沾染他半分。

大殿里又安静下来，窗外剧烈的雨声从四面八方漫了进来。

我身后转出来一个人影。

白山澜。

小小少年郎一脸严肃地看我：「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微笑望他：「是啊，四百年呢，我等你太久了。」

他沉思片刻，玉菩萨般的脸庞透出笃定：「可我不觉得你喜欢我。」

我歪头笑：「这个嘛，殿下，你要知道，语言有时只是手段。至于我究竟喜欢谁，也并不是今天的重头戏。」

白山澜问：「今天的重头戏是什么？」

殿外有破空声传来，泼天的雨声也藏不住那呼啸的声响。

他受到惊吓的样子太过可爱，我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脸颊，真细嫩，跟想象中的触感一模一样。

小小少年瞪圆了眼睛，还沉浸在被我吃了豆腐的震惊中，而我已经将他推到帷幕后藏好。

「小殿下，」我轻声说，「好戏就要上演了，你且看好。」

门就在这时被撞开，气势汹汹的、头发凌乱的，是我的父亲。

他愤怒得像一头鬣狗，浑身的毛都炸开，开口第一句是：「妖孽！你这个妖孽！你竟然夺我女儿的魂魄，欺我瞒我这么久！如果不是阿瑶有了身孕我推断命格，竟要被你骗这么久！」

我慢悠悠笑，轻轻挥衣袖——

宫殿四面的窗都打开，窗外阴沉的天色照进来，凌厉的雷和闪电清晰地暴露在视野之中。

「这一幕，你眼熟吗？」

十四年之前，风雨大作，电闪雷鸣，他踩着我的尸骨坐上了国师之位，向天下人宣告妖孽已伏诛。

我站起身，朝他走过去。

他浑身战栗，步步往后退去。

「你靠着我的法力坐到了今天的位置，怎么，这么快就忘记自己这一身道行是怎么来的了？」

他额头上沁出汗珠，退到了柱子边上，终于退无可退，挥拂尘，冲我打来一束雪白的光，怒吼：「你是妖孽，妄图加害陛下，我降服你，那是我的职责！」

我毫不在意地化解了这招数，骤然靠近他，伸手掐住他脖颈。

他的脸皮因为充血而发红，眼珠渐渐浮出红血丝，而他费劲掰我的手指，只是徒劳。

我满意地看着他眼中巨大的恐惧，轻慢地笑了。

「你不会以为，从我这里偷走的法力真的就会永远属于你吧？」

他脸皮紫红，喉咙嗬嗬有声，费力挣扎着吐出几字：「杀了我。」

我松开手，像丢垃圾一样将他丢在一边，慢悠悠回到主座，居高临下地望着他。

「就这么让你死了，岂不是太容易？」

他仓皇要逃，我手握琵琶，倒弹绿腰，每一音，都是杀人的音。

虚幻的音符像一张细密的网，从天而降，挤占了他每一条奔逃的路。

渔夫要收网，鱼儿就只能等死。

看不见的乐调悬在虚空，却比刀剑更凌厉，每一声铿然，都将他划得皮开肉绽。

凌迟酷刑，不过如此。

「妖孽！不，鸣玉！」他喊得破音，却又跪下求饶，「你给我个痛快吧！」

大殿中央，他浑身浴血，气息奄奄。

帷幕动了一动，玉菩萨般的小少年冲到了我面前，眼圈微红：

「他是你的父亲，你不能这样对他。」

我停下了拨弦的手指，温温柔柔地瞅着他：「你觉得我是个坏人，对吗？」

他犹豫片刻，没有回答。

就在这时，门外跌跌撞撞闯进了一个人，身怀六甲的，是我的母亲，或者说，是我的姐姐。

她跪倒在国师身边，颤抖着扶他起来，脸上满是泪痕。

「鸣玉……不，阿黎，你放过他，当年背叛你的人是我，你心里有气，冲着我来。」

我没搭理她，看向白山澜，说：「你听清楚了吗，背叛。」

他沉默地看向大殿中央的两个人，困惑：「她为什么叫你阿黎？当年是什么？背叛又是什么？」

我拉着他在我身边坐下，手指挽诀，虚空中浮现出声色俱在的画面。

那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画面。

「我不明白。」白山澜又说。

我按住他嘴唇，微笑：「往下看，你就明白了。」

9

丞相府有对千金，姐姐叫阿瑶，妹妹叫阿黎。

阿瑶是大家闺秀的性格，阿黎则活得随心所欲。

姐妹俩性格迥异，感情却很深，阿瑶会替阿黎写夫子布置的功课，阿黎则会把溜去街市买的小玩意儿分姐姐一半。

她们俩本可以一直这样姐妹情深地过下去，直到那天，阿黎遇见了一个人。

「我想，我喜欢上太子殿下了。」

阿瑶当她孩子气，认真纠正她：「你才见过太子一次。」

阿黎笑了，尚且稚气的眉眼浮现出与年龄不相符的沉静：「有些人，你只要见他一面，就知道你们曾经有过生生世世的缘分。」

太子殿下喜欢乐理，不是宫廷的雅乐，而是街巷的曼声。

阿黎藏了身份与姓名，砸下重金，在他常去的乐坊，做了一名乐姬。

琳琅满目的乐器堆里，她唯独挑中琵琶。

乐坊主人知道她是倾慕太子的贵女，好意劝她：「太子喜好古筝。」

阿黎抱着琵琶，神色笃定：「我弹琵琶，他就一定会喜欢琵琶。」

然而事实是，太子并没有因为她的出场就对琵琶另眼相看了，他仍旧最喜弹唱古筝的乐姬，并于当天称赞她有一双举世无双的妙手。

阿黎很难过。

高台上轻纱朦胧的，是那弹古筝的妙人，名唤织荷。

高台下目不转睛的，是她心心念念了许久的太子殿下。

而高台之外庭院之中，谁也看不见的角落里，是她隐忍了许久的少女心事。

他怎么能不喜欢她呢？

他怎么能？

小琵琶精游历人间四百年，受到许多邪魔外道的诓骗，吃了许多苦，受了许多伤，都不觉得痛。

因为她不在乎。

小琵琶精的逻辑里，那些事既然不重要，那她就不必为此伤心。

那么，今天她这么伤心，到底是为什么呢？

她抱着琵琶，眼圈都红了，仰着头固执地不让眼泪掉下来。

古筝的声音停了，庭院里人群渐渐走完。

灯光熄灭，月光黯淡，蒙昧与宁静连成一片，于是她吸鼻子的声音就格外清晰。

有处影子投了下来，她抬头看。

是白山墨。

尊贵的太子殿下微微皱眉，低头瞧着她。

「你琵琶弹得不错。」他说。

她擦擦眼泪，很倔的样子：「跟织荷比，谁更好？」

他笑一笑，说：「你们俩都很好。」

太子殿下买下了春月坊的两名乐姬，春月坊一时名声大噪。

织荷和阿黎，在同一天入了太子府。

两个美得平分秋色的姑娘，自然是互不相容的。

今日琵琶弦莫名其妙地断了，明日古筝就裂出了数道长纹。

她们之间的暗潮汹涌，或许白山墨是知道的，但他对此表现得一无所知，甚至有时，他会偏帮织荷一些。

阿黎委屈的时候，就望着月亮，想，四百年前抱着琵琶温柔呵护的国君，去哪里了呢？

后面的画面一帧帧快速闪过，终于跳到了高潮部分。

是天狗食日的一天，黑影一点一点吞没了太阳，当太阳只剩一条血红的缝隙时，刺杀开始上演。

箭弩悄无声息地搭在了围墙上，黑衣刺客像猫一样灵活地翻进庭院，而小院主人似乎毫无知觉，依旧高坐小楼，撑着额，听座下乐姬素手拨弦。

刺客潜入小楼，刀光反射寒芒，一瞬逼近白山墨的时候，被潜伏在黑暗中的暗卫擒拿个正着。

古筝声突然迸出裂帛般的锐响，织荷的银甲碎裂，鲜血沁了出来。

昏暗的烛光下，太子殿下漫不经心地对她笑一笑：「织荷，你的音弹错了。」

她骤然抬头，笑意惨淡：「殿下，你早就知道是不是？」

「知道什么？」他注视着最宠爱的乐姬，吐露的却是诛心之言，「知道你是三弟的人，一心想置我于死地？」

织荷像风中的纸花，摇摇欲坠：「既然如此，那就给我个痛快吧。」

白山墨一合折扇，笑得风雅：「我和三弟不一样，我舍不得断送美人。」

织荷被暗卫牢牢缚住，却不挣扎，眼角流下清泪：「殿下从前对我的喜欢和偏爱，原来都是假装吗？」

多好笑，她是个动了心的杀手，也是个不纯粹的恋人。

两个角色她都没扮演好，因此失落，因此哀伤，也因此罪无可赦。

白山墨只笑一笑，抬手为她拭泪，动作还是温柔的，神情早已疏离：「假装？你投以虚伪，我也报之假意，这明明就很公平。」

织荷咬牙盯着他，由爱生恨只需一秒——

「殿下，机关算尽，会误了性命。」

太阳完全被吞没，天地陷入昏暗。

剧烈的火光突然跃起，照亮半片天空。

织荷就在这滔天的火焰和灰烬里凄厉大笑：「殿下，既然不能同日生，不如和我同死，也不负高山流水知音一场，你觉得呢？」

周遭都是混乱，救火的救火，奔逃的奔逃，一片嘈杂中，白山墨静静看她，笑笑：「这种伎俩就能置我于死地？你未免太小看我了。」

织荷被摀在地上，费劲仰头看他，眼里却带着疯狂的恨意：

「倘若院子里早已洒上桐油呢？」

白山墨终于变了脸色。

10

大火熊熊燃烧，房梁从半空中轰然砸下，呼救声连成一片。

不远处忽然有白衣鸿影从天而降。

是阿黎。

她将白山墨惊讶的神情尽收眼底，眨眨眼，笑得真好看：「四百年前你的心头血洒在了琵琶上，从此我有了形体，有了灵魂。四百年过去了，该让我来报恩了。」

她衣袖轻拂，是要解开孟婆汤的咒术。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白山墨依旧震惊地看着她，就像一个凡人看向神仙，疑惑她为何能飞，为何能施以法术。

不该是这样。

解开了记忆封禁的他，应该对前世今生了若指掌，知道她再怎么神兵天降，也不过是昔日被他抱在怀里的一面琵琶。

阿黎困惑了片刻，然而火势危急，容不得她多想。

她本体是桐木琵琶，成精之后性属木，因此轻易就能连木搭桥，在整个儿燃起的庭院中平地拔起一道郁郁葱葱的桥梁。

她停在空中，衣袂无风而动，脚下是狼狈逃生的众人，唯她欠身相邀，为他在绝境里捧出生存的可能。

白山墨匆匆登上木桥，火舌试图卷上木桥，却被骤然丛生的枝蔓狠狠挡在外面。

阿黎轻巧落地，像从前那个不谙世事的乐姬一样，挽住他手臂，依恋地望着他。

白山墨正要说什么，变故就此发生。

织荷挣脱了护卫，从古箏里抽出剑来，一剑斩断藤蔓，凌厉地刺进白山墨的后心。

阿黎一把接住白山墨，怒火大盛，意随心动，柔软的藤蔓登时变得尖利，像凶狠爪牙，将织荷捅了个对穿。

可是来不及了，白山墨的胸口涌出鲜血，神气迅速衰败下去，织荷痛极还要大笑：「殿下，我们果然要同日死了呢。」

阿黎一掌打在织荷胸口，她被打出老远，身子淹没在滔天的火势中，再也发不出声音。

白山墨尚余一口气，乌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最后时刻了，还笑得风雅：「其实，你弹琵琶很好听，比所有人都更好听。」

这是对她初见时提问的回答。

那时她憋着一口气，要跟织荷比个高下。白山墨在布一盘大棋，就哄骗她说你们俩都很好。而现在他快死了，终于愿意说出真心话。

真心话是你最好，比所有人都好。

阿黎颤抖着抱住他，眼泪一滴又一滴，砸在他脸颊，她又仓皇擦掉，混乱得都不像她自己。

四百年前她从琵琶中脱胎，看见他临终时惊喜的笑容。那时她懵懂不知，只觉得这笑容太过好看。多年之后她再回忆起那笑容，心口却漫起无穷无尽的哀伤。

这一次，她不想再看着他死去了。

纯净的白光从她身上漫开，一点点笼罩了白山墨。这是小琵琶精的一半生命，可以和阎王角力，把将死之人从地府拉回来。

白山墨睁开眼睛：「你是神，还是魔？」

她耐心跟他解释：「我是琵琶精，一念成神，一念成魔。」

他费力地笑：「那为何不做神？」

她眨眨眼：「做神仙要守清规戒律。虽然名声好听，但我不能常伴你左右，做神仙也没什么意思。」

他怔怔看她，一贯风流倜傥的太子殿下，面对这样的真心，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良久他说：「我何德何能。」

太子殿下精明，信奉时间万物的规律不过是交易二字。他自认未尝付出什么，竟得到如此真爱相报，实在愧疚，也实在欢

喜。

小琵琶精轻轻吻上他唇角，是想象中甜蜜又柔软的触感，她满足地喟叹：「你前世救过我，我今生来报答你。」

他便困惑。

小琵琶精也困惑：「你什么都没想起来吗？」

到底是不甘心，希望他也能和她一样，将前世的因果记个清楚明白。于是她又施一次法术，可是不行，他眼底的困惑始终未散。

她开始觉得奇怪。

白山墨身上有她熟悉的气息，可他又分明没有前世的记忆。

这是怎么一回事？

她还来不及想明白，忽然有破空声传来，是清明台的道士们，手持拂尘，脚踏七星，在空中结了法阵，顷刻间就引来大雨，浇灭了肆虐的火焰。

噼里啪啦的雨滴里，白山墨闭上了眼睛，缓缓微笑。

忽然有人大喝一声——「妖孽！休要蛊惑人心！」

她抬起头，看见阿瑶的心上人、清明台的国师，正立在高处，拂尘冷酷地指向她。

散了大半法力救下白山墨，她早已心力交瘁，十招之内，她败给了国师。

国师要接走白山墨，她凄声唤他：「殿下，我不是妖孽。」

他的背影颤了颤，终是没有回头。

就这样，她被关押在丞相府的绣楼里。

楼里的盆栽全被挪到外头去，绣楼里一株植物也无，符咒贴了满屋子。

她生性属木，不能与植物相近，气息就渐渐衰败。再加上符咒日夜消耗，她快到了死亡的边缘。

她央求姐姐放她去花园，一旦回到花园，她就能重焕新生。

阿瑶躲开了她的目光，为难：「可是国师说了……」

她没有说出「妖孽」那两个字，可阿黎已经清楚明白了。

她好难受好难受，最终说：「那你把太子殿下找来，我救了他，他不会坐视不管的。」

阿瑶怜悯地看她：「阿黎，国师向太子殿下许诺过，你死后，太子便能长生。现在，人人都盼着你死。」

阿黎恍然，她想起白山墨躺在她怀里，珍而重之地说她最好，比所有人都好。

说完了这番甜言蜜语的他，转头就能和国师联盟，图谋她的修为。

小琵琶精游历人间四百年，第一次感到这样的绝望：「那你呢？你也盼着我死么？你一口一个国师，难道不明白他困住我许久，为的是我身上的修为。他不走正途贪慕捷径，迟早有一天会遭到反噬！」

阿瑶抿唇，说：「阿黎，我已经有了他的孩子。」

小琵琶精看了她许久，凄厉大笑。

她终于明白，所谓人世浊臭，所谓人心险恶，大概才是这个世界的常态。

跟国君一样单纯温柔的，会死在仇敌的刀枪下；像白山墨和国师这样善于交易精于利益的，却能过得逍遥自在。

凭什么？

她伏案良久，盘桓出一个鱼死网破的计谋——

那一夜，风雨大作，雷电铺亮了半片天空，阴风吹翻了许多围墙。

丞相府的绣楼里，幽幽的琵琶声轻慢地飘出，最终如哀怨呜咽，渐渐止息。

清明台的道士们开了门，看见美人伏在案前，七窍都流了血，是死透了的模样。

电闪雷鸣中，国师挥一挥拂尘，向天下人宣告：妖孽已伏诛！

是夜，婴儿啼哭声起，奶娘道：「是个漂亮的小姐呢！」

小琵琶精睁开了眼睛，对着她亲爱的父亲，缓缓漾出一个笑来。

清明台的国师擅长堪輿之术，却推演不出他爱女的命格，是方才死去又复活了的，恶魔煞星。

11

行到此处，故事终于讲完。

大殿中央，我的姐姐与姐夫抖成一团，哪有昔日联手害我的威风模样。

我托腮问白山澜：「你现在还觉得是我太坏吗？」

他不答反问：「其实我才是你四百年前的恩人吗？」

我笑一笑，温柔地看他，说：「是啊。」

白山澜说：「我想要看到前世的记忆。」

我打个响指，纯净的白光自指尖流向他眉心。白光完全没入，想象中他再睁开眼，应该黯然若失，或是欣喜若狂。

然而什么都没有，他睁开眼，依旧是属于白山澜的眼神。

我攥紧了手指，惊疑不定。

国师突然哈哈大笑，指着我说：「阿黎，枉你猖狂一世，最终不还是落入圈套？实话告诉你吧，你永远也找不到他了！」

他状似疯癫，我飞身而下，一把捏紧他脖颈：「你给我说清楚。」

「你的恩人是天生的紫微星，但太后怎么能允许一个宫女的孩子做皇帝呢？她抽走了那孩子身上的龙气，一分为二倾注在她两个儿子的身上。你猜，失去了龙气庇佑的孩子，要怎么活下去呢？」

我的眼泪掉了下来。

又是这样，又是这样。

善良的人得不到回报，恶毒的人享尽荣华。

我手指用力，绞碎了他头颅。

头颅掉在了我姐姐的怀里，血污溅了她一脸。她尖叫一声，彻底晕厥了过去。

我满手鲜血，沉默地盯着白山澜。

他显然听清了国师的话，神情有些忧伤：「鸣玉，真抱歉，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我笑了笑：「没关系，我不在意。」

他问我：「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呢？要报复我母后吗？」

我点点头：「是啊，她罪有应得，你说是吗？」

白山澜很哀伤地看着我，仿佛玉菩萨，悲天悯人。

然后他从身后拿出我送给他防身的本命琵琶，很认真地看着我：
「你曾经说过，这把琵琶碎了，你也会死，对不对？」

我已经猜出他要做什么了，觉得这世界可真是太讽刺了。

我一片真心要用来保护他的东西，如今成了他伤害我的工具。

白山澜继续说：「我很喜欢你，鸣玉。但是你要杀我母后，我不能答应。我要你承诺，你不会伤害她。」

我一步步逼近他，脚下是淋漓鲜血，然后我冲他笑：「白山澜，我也很喜欢你。但是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哪怕是你也不行。」

小少年一动也不动，很怜悯地看着我：「那就只好说再见了，鸣玉。」

他注视着我，双手分列琵琶首尾，用力折了下去——

梁上翻下一个身影，快极了，一脚踢在他心口，将他踢出老远。

然后那人小心珍视地捡起琵琶，将它递还给我：「不要再把弱点展示给别人了，知道吗？」

是一五。

他看着我，目光复杂。

窗外泼天的雨势在此刻停止，雨过后的阳光照进宫殿。

我有了隐约的预感，颤抖着将指尖抵在他眉心，但白光没有发出，因为他一把握住了我的手，将我拉到他怀里。

少年轻轻叹气：「不用了……看见你的回忆的时候，我就全想起来了。」

想起来四百年前，他是临海城池的主人，不喜治国，唯独喜好乐理。

他最骄傲的成绩并非税收或战争，而是谱了一曲能令百鸟朝凤的琵琶调。

有了好曲，须有好器相配。

他亲手斫树取木，揉蚕丝以为弦，做了一把举世无双的琵琶。

他太喜欢这琵琶了，朝歌夜弦，每每与琵琶为伴。

然而，这是君王最无用也最不起眼的爱好，并不能挽救危如累卵的国家。甚至这琵琶也不如盾牌刀剑，可以替君王挡去那穿心的一剑。

君王死了，心头血泼在了琵琶上。

那是他最珍视的宝贝，寄托了他被束缚在国君壳子里的真正灵魂。

可惜，对于喜好利益的时代来说，他和琵琶都太过异类，爱好再风雅、情感再真挚，也注定要成为野心和阴谋的注脚，无人知晓。

他与她湮没在浩瀚的四百年长河中，再无后人提起。

我又掉下了眼泪，一五轻轻吻去我眼角泪珠，叹气：「现在我在你身边，再也不会离开你，你还哭什么呢？」

我哽咽着说：「其实我一直没告诉你，就算认定了白山澜才是恩人，可我心里放不下的还是你。你问我有没有喜欢过你，喜欢的，非常喜欢的。」

我替他委屈，也替自己委屈。

都怪这层层叠叠的阴谋，我看不清真心，差点辜负他。

一五抱住我，明明还是少年郎的清隽模样，却沉稳得好像与我历遍了四百年世事。

他说：「我知道，我早就知道。鸣玉，你受苦了。」

我在他怀里擦干眼泪，哽咽着摇头：「终于找到你了，就一点也不苦了。」

也许这世界将我淬炼得冷硬恶毒，但他却始终干净纯粹。

我遇见他，我找到他，我再一次爱上他。

尘世斗转星移，唯真爱永恒，唯真心永恒。

幽幽的琵琶声响彻四野，每一音，都在倾诉衷肠。

「望君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

此情绵延四百年，琵琶声停长相依。」

（《今天琵琶精报恩成功了吗》全文完。欢迎关注专栏《凤凰鸣》中的其他作品。）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